

CSSCI 来源集刊

主编 许纪霖

副主编 刘擎

#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Reflection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s Legacy

知识分子论丛第 9 辑

王汎森 “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

Wang Fengsen "Ism" and "Scholarship": The Split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in 1920s

许纪霖 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

Xu Jilin The May Fourth: A Citizen Movement Inspired by Cosmopolitanism

杨芳燕 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

Yang Fangyan Morality, Legitimacy and Modern State: The Change in Chen Duxiu's Thoughts in the May Fourth and its Implications

张慧瑜 “被看”的“看”与“国民”的形成——再谈鲁迅的“幻灯片事件”

Zhang Huiyu "Gazing" "the Gazed"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izen: On Lu Xun's "Lantern Slide Incident"

朱康 “人道”的“文化偏至”：鲁迅论从“人”到“个人”的观念变化

Zhu Kang Humanism and Cultural Prejudice: Lu Xun on the Conceptual Change from "Human" to "Individual"

中岛隆博 素乱的声调：鲁迅与克尔凯郭尔

Takahiro Nakajima Out of Tune: Lu Xun and Kierkega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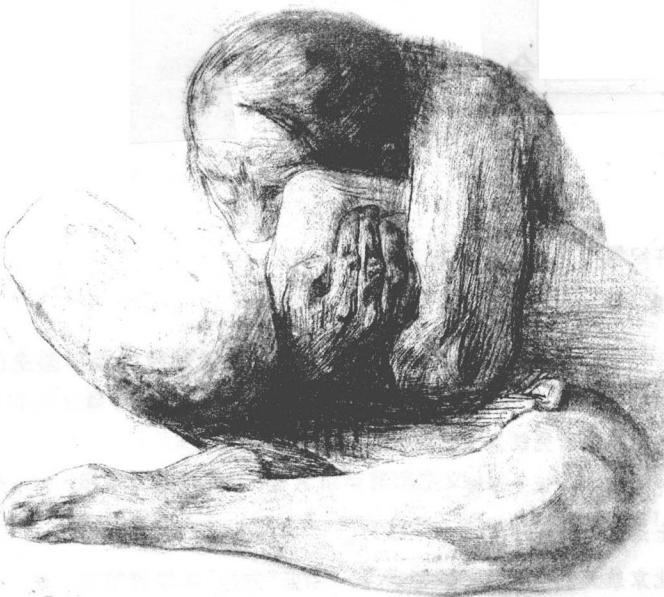
夏可君 虚无之光：鲁迅的色彩

Xia Kejun Lu Xun: The Light of Nihil

张历君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传统技艺——论《故事新编》的说故事技巧

Zhang Lijun Traditional Art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Reproduction: On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New Stories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中心主办



- 25 -

#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Reflection 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s Legacy

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

CSSCI来源集刊

许纪霖主编  
刘擎副主编

B089  
X873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 许纪霖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2

(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

ISBN 978 - 7 - 214 - 05011 - 3

I . 启… II . 许… III . 哲学思想—研究—世界—现代  
IV .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2151 号

**书 名**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  
**主 编** 许纪霖  
**责任编辑** 陈茜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1436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5011 - 3  
**定 价** 3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印刷厂调换)

本期集刊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提供出版资助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中心主办

## 知识分子论丛编委会

主 编 许纪霖

副主编 刘 肇

### 学术委员会(以拼音字母为序)

蔡英文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高全喜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何包钢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

江宜桦 台湾大学政治系

李 强 北京大学政治系

罗 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刘 肇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钱永祥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童世骏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 目 录

## ◎主题笔谈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主持:许纪霖

### 3 钱永祥 启蒙议题的转化:多元论与普遍主义

Sechin Y. S. Chien Recomposing Enlightenment Theses: Pluralism and Universalism

### 11 刘擎 启蒙哲学与“洞穴”政治

Liu Qing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Cave” Politics

### 16 许纪霖 启蒙如何虽死犹生?

XuJilin Why Does the Enlightenment Live on in Spirit?

### 28 高全喜 从苏格兰启蒙的视角来看中国五四以降启蒙的意义

Gao Quanxi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since the May Fourth: A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 34 何包钢 超越多元的意识形态

He Baogang Beyond Ideologies

### 40 季卫东 反思启蒙与法学共同体的构建

Ji Weidong Reflection on Enlighte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w Community

### 45 崇明 启蒙、革命与自由

Chong Ming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 and Liberty

### 52 王利 重新理解启蒙:以政治建国为主轴的理论整合

Wang Li Rethinking Enlightenment: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focusing on State-building

### 58 刘文瑾 启蒙与现代主体的焦虑

Liu Wenjin Enlightenment and the Anxiety of the Modern Subject

## ◎西学前沿 剑桥学派思想史方法论专辑

主持:刘训练

### 71 波考克 政治思想史:一种方法论的探究

J. G. A. Pocock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 88 约翰·邓恩 观念史的特性

John Dunn The Identit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108 昆廷·斯金纳 文化词典之观念

Quentin Skinner The Idea of a Cultural Lexicon

## ◎西方思想研究

主持:刘擎

### 128 刘拥华 身体、权力与合法化——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内在逻辑

Liu Yonghua Body, Power and Legitimation: The Logic of Bourdieu's Social Theor

### 146 刘文瑾 困难的自由:列维纳斯论“希伯来人文主义”

Liu Wenjin Difficult liberty: Levinas on "Hebrew Humanity"

### 166 周尚君 韦伯论技术政治及其现代性

Zhou Shangjun Max Weber on Technological Politics and Modernity

### 186 余玥 依据形而上学之本质而做的杜伊诺哀歌阐释:哀歌第一作为对近代哲学“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

Yu Yue Interpretation on Rilke's Duineser Elegien according to the essence of metaphysics: The first elegy a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human being" in the modern philosophies

## ◎中国思想研究 五四运动专辑

主持:许纪霖

### 221 王汎森 “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

Wang Fengsen "Ism" and "Scholarship": The Split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in 1920s

### 256 许纪霖 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

XuJilin The May Fourth: A Citizen Movement Inspired by Cosmopolitanism

### 285 杨芳燕 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

Yang Fangyan Morality, Legitimacy and Modern State: The Change in Chen Duxiu's Thoughts in the May Fourth and its Implications

## ◎文化研究 鲁迅研究专辑

主持:罗岗

- 322 张慧瑜 “被看”的“看”与“国民”的形成——再谈鲁迅的“幻灯片事件”  
Zhang Huiyu “Gazing” “the Gazed”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itizen; On Lu Xun's “Lantern Slide Incident”
- 341 朱 康 “人道”的“文化偏至”:鲁迅论从“人”到“个人”的观念变化  
Zhu Kang Humanism and Cultural Prejudice; Lu Xun on the Conceptual Change from “Human” to “Individual”
- 358 中岛隆博 素乱的声调:鲁迅与克尔凯郭尔  
Takahiro Nakajima Out of Tune: Lu Xun and Kierkegaard
- 366 夏可君 虚无之光:鲁迅的色彩  
Xia Kejun Lu Xun: The Light of Nihil
- 402 张历君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传统技艺——论《故事新编》的说故事技巧  
Zhang Lijun Traditional Art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Reproduction: On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New Stories

## ◎学术通信

主持:许纪霖

- 433 许纪霖 刘擎 崇明 王利 文明与帝国:西方的两张面孔  
XuJilin, Liu Qing, Chong Ming and Wang Li Liberalism,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主题笔谈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主持：许纪霖

90 年前,北京发生了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五四运动;往前追溯 220 周年,巴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大革命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序幕。五四运动也好,法国大革命也罢,都与一场深刻的启蒙运动有关。五四与大革命都是启蒙的观念之子。但启蒙与之的关系又非简单的因果联系,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吊诡历史。

启蒙是现代性的核心,然而到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在后现代、激进左翼和保守主义几股思潮的共同夹击下,启蒙呈现出自身的危机。启蒙似乎成为了一条死狗。启蒙是否已经死了?有没有复生的可能?2009 年 4 月 18—20 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中心,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在上海和浙江南浔联合举行了一个“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除了学术论文报告之外,还围绕着上述主题展开了圆桌研讨。会后,我们邀请了部分学者根据发言的内容,整理出了九篇笔谈稿,以期待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 启蒙议题的转化：多元论与普遍主义<sup>\*</sup>

钱永祥

在今天反思启蒙的意义，所指当然已经不是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那一股历史洪流有其时空条件与特定内容，无法也没有必要复制。但是启蒙运动背后有一些议题以及一些思路，涉及人类思想的某些根本纠结，其意义并不为特定时空所局限，反而迫使我们继续正视。这类议题与思路是甚么？在今天应该如何陈述和理解？

## 伯林：启蒙与反启蒙的母题

英国思想家伯林谈启蒙与反启蒙两种对立思潮的时候，强调启蒙运动所预设的普遍主义以及一元论，也指出反启蒙运动（针对性地）对于特殊与个体以及多元论的着重。<sup>①</sup> 他提出这个对比架构，反映了他一生有如刺猬般关怀的“一件事”：一元论与多元论之辨。这个问题架构，其实涵盖了一场至今进行激烈的思想争端，也正好即是我们对启蒙的兴趣所在。

普遍主义与一元论似乎是很自然的搭配：诸多现象与各种理想的分歧多样只是表象，经过妥当地理解之后，它们终极可以纳入一个融贯的一元体系，而此一体系则适用于一切对象与社会。反启蒙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挑战这种一元与普遍的世界观，企图突出个人与个体文化的独特性。在他们的观点

\* 这篇文章系根据本人在华东师大“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上（2009 年 4 月 18—20 日）的引言改写而成，十分粗糙，只能算是一个发言稿，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我仍要感谢当日与会者的许多意见与响应。

① Isaiah Berlin,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in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8), 第 243 页以下。

中,相对性与多元论的结合也是最自然的:分歧与多样乃是事实,真理与价值因此只能是相对的,启蒙运动那种一统融贯的绝对论,不啻削足适履。

从伯林这个分析来看,历史上的启蒙与反启蒙,分别代表在一边的普遍主义与一元论,以及另一边的相对主义与多元论,其间的争论构成了启蒙与反启蒙的主要内容。到了今天,启蒙与反启蒙作为历史运动虽然并不再界定我们的思想争执所在,可是“普遍——元”与“相对—多元”之争,却仍然是最敏感重要的思想议题。从关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的广泛争议,到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等等特殊论的思想取向对于自由主义之普遍论所做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历史叙事遭冷落,乃至 20 世纪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反现代思潮、日本的“超克现代性”思潮、今天流行的东亚论述、中国道路等等个别的、区域性的对普遍主义现代性的拒斥,众多思想争端,都以不同方式在发展上述的思想母题。换言之,普遍——元与相对—多元的纠葛,正是今天不免要继续以启蒙为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论

可是,两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思想反省,已经颠倒反转了这个母题的自然搭配,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在今天,价值多元论乃是“事实”,被看做任何涉及社会集体生活的思考都不可回避的预设。<sup>①</sup> 韦伯与伯林更戏剧性地视多元为世界与人生的本来面貌,也是价值的逻辑性质(即不可共量、不可比较以及不可共存)使然,其间的抉择并无客观原则可为依据,对现代处境中的个人构成艰难的考验。其实,这个认识,早在洛克谈宗教宽容、在联邦党人谈自由必然造成朋党的时候,就已经昭然若揭了。价值多元乃是常态,而一元论(无论是企图将多样价值整体化为“幸福”或同质化为“效益”之类一元单位的化约论,或者是相信人生中各类价值可以有秩序地和谐并存的兼善论)充其量只反映了哲学家的霸气与幼稚,不再具备自明的地位。

随着一元与多元的势力消长,另一方面,多元却不再必然与相对结盟。

---

<sup>①</sup> 称价值多元论为“事实”,而不称它为好事,不愿意赋予它某种伦理的、历史哲学的或者知识论的基础与评价,正是因为持此说者想要避免卷入实质性的争议。这本身便是一种以价值多元为前提的态度。

事实上，伯林在颂扬多元论之余，完全拒绝了相对主义。<sup>①</sup> 韦伯的多元论是不是涵蕴相对主义也许尚有争论余地；可是不要忘记，对韦伯<sup>②</sup>（以及尼采、萨特或者类似以“抉择”处理价值问题的思想家）来说，多元情境之下的抉择丝毫不失其绝对的性格（韦伯称之为神与魔鬼之间的选择，或者萨特眼里无所谓理由的“投入”），只是这种绝对抉择的有效性无法取得普遍的（学术性的）证明罢了。但在“证明”的相对性之外，他完全不会承认人的抉择本身只具有相对的地位，“像出租车一样，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则去”。

这就牵涉到了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分辨。<sup>③</sup> 首先，如果“价值相对”的意思是说各项重要的价值“一样好／一样对”，价值多元论并不会主张相对主义，因为从多元论所主张的价值之间一般而言（而不是因于文化差异等造成）的不可共量与不可共存，只能推出诸多价值无法用一把公制的尺来度量，也无法在一个立场中兼顾，因此无法“客观”地判断其间的高下，却没有说这些价值都具有一样的价值（worth）或者一样的正当性。要得到价值相对主义，我们得先主张“无法比较的东西就是有一样价值的东西”。但是价值多元论必须接受这种主张吗？

伯林与韦伯有关价值多元论的陈述，集中在价值的逻辑特性上，认为多元乃是价值本身一种客观的事实。但是价值之无法共量与兼顾，只是价值问题的面向之一。因于这个面向，我们无法从价值本身“读出”各自的相对“价值数值”，因此无法根据这些价值本身的“客观数值”去在其间做好坏高下轻重的比较，或者让它们和平共存。这是韦伯与伯林的主张，却不是价值多元

---

<sup>①</sup> 理论上的说明请见（例如）“Alleged Relativ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London: John Murray, 1990), 第 79 页以下。至于他自己，当他被问到“你不认为，普遍性的原则跟文化相对主义适成对比？”时，他的回答是：“不，我不认为如此。”见 Ramin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London: Phoenix Press, 1992), 第 37 页。安德森指出，伯林的良苦用心在于“在不放弃道德普遍主义的条件下维护文化相对主义”，旨哉斯言。见 Perry Anderson,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Verso, 1992), 第 245 页。

<sup>②</sup> 可参见韦伯论学术与政治作为志业的两篇演讲，特别是关于学术的一篇。

<sup>③</sup> 以下笔者区分一般性的价值相对主义与群体（主要是文化）之间的价值相对主义，只是对“相对主义”的一种理解方式，并且并不是当前哲学界的主要讨论方式。前者主要涉及价值本身的特色，后者涉及价值之承载者或者选择者如何关连到价值选择之妥当性；前者视妥当性系于价值本身携带的客观性质，后者视妥当性既涉及被选择之价值的特色，同时也涉及选择这个过程的特色。

论的唯一结论。价值问题还有另一个面向，那就是当事人与他所选择的价值的关系需要考虑。自由主义主张多元论，着重的主要是这个面向。不错，价值本身无法共量，因此我们无法抽象地比较其间的高下好坏。但是作为选择者，我们并不是技术人员一般，无所谓地拿一把客观的标尺判读各项价值的“价值数值”，然后做出选择；相反，从事选择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比较标准。之所以要使用某个标准而不施用另一个标准，正好有我们自己的特殊考虑，这类考虑决定了我们每一项特定选择的理由。选择不仅仅是比较价值的客观特色，同时还是判断各项特色对我有甚么意义。不将主观意义列入考虑，即无所谓选择。

但这不是又会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价值相对论吗？那就是，价值判断其实是有标准的，只是这类标准内在于特定文化、社会、时代、观点或者个人，不可能找到跨越这些限制的共通标准，来衡量、品评个人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文化、社会、时代等等）的判断之间都不可能比较出是非高下，因此，价值判断只有内在于某范围限制、因此相对的妥当性。<sup>①</sup>

但是让我们面对上述“理由”这个概念的一项特色：一个理由，如果其妥当或者有效只能内在于认可它的那个系统，对其他系统即毫无效力，可能符合我们对于“理由”的理解与期待吗？这种理由，与成见、偏见要如何分别呢？所谓理由，原本便旨在设法展示自己主张有所依据，藉以说服异议者，因此必然会引发他人的同意与不同意（无法引发他人同意或者不同意之反应者，也不构成理由）。而无论同意或者不同意，都表示外在于该系统的人在进行衡量判断、并且使用到了独立的标准。可是如果理由的成立竟然只能内在于它所出现的那个系统，那么外人的衡量判断便也只是施用成见。换言之，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甚么“衡量判断”可言。这时候，双方都只是在重复自己系统内部的成见，实际上无所谓“理由”，更没有合理的同意与否，当然也就没有衡量判断可言。既然他认为理由与成见并无分别，那么价值相对主义者所坚持的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价值信念是合理的，而是所有的价值信念（包括她自己的价值信念）都不可能是合理的。这是价值相对论的主张吗？当然不是，这是价值的不可知论，或者即是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才会主张“所有的价

---

<sup>①</sup> 伯林本人主要从这个角度理解相对主义。见“Alleged Relativ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Thought,”第 80 页。

值信念都是成见，都不算值得推崇信仰的价值”。

## 从理由推导普遍主义

一旦从这个意义下的理由着眼，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主义便告分家。自由主义的观点正是从价值问题的这个“理由”面向出发的。自由主义重视这个面向，是因为它着重个人自主选择的权利（而非选择的结果）。价值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客观的地位，更在于它乃是特定人的特定选择。尊重个人，意思是说必须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的权利，也就是不以一己的好恶否决对方的选择机会与选择结果。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尊重还带出了理由在判断价值之高下好坏时的重要地位，因此自由主义并不是仅仅坚持价值多元论，更坚持人们要为自己的选择结果与其间的是非善恶高下之评价，相互提供理由。

在自由主义看来，价值多元论说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做选择，选择的结果也不会一样。但是，选择不可能只是表达欲望偏好，而是需要将理由列入考虑：唯有从选择的理由，才能判断所选择的价值为什么真有其价值；而理由也只有经过相互的交代与诘疑，才能取得其可信度、证明其妥当性。选择若是没有理由，或者其理由反映的只是当事人的恣意专断偏好，那么该选择或许仍属于权利的范围，却无所谓价值，并不可能跟其他选择“一样好／一样对”。毋庸赘言，你的理由是不是能成立，是不是经得起别人的检讨，甚至于能逐渐发现他人的理由更合理、更高明，也就是说他人的价值选择比你合理、高明，都无法决定在先，而只能在这样一种说理过程中逐渐呈现。

当然，这不是说“理由”便可以豁免于价值相对论的现实考验。但是理由之所以成为理由，正好不能局限于所选择的一阶价值本身的特点，而是要联系到对说理双方都成立的共通价值，理由才能发挥功能。选择者必须用对方能够理解与同意的立场，来说明自己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考虑做出该一选择。通常，这样能为对方理解与同意的立场并不是一蹴可就，而是需要反复的深化与扩张，找到的标准与考虑对他人才能具有说服力。但是这个过程，以及其所设定的目标，却是必要而且合理的，因为价值即使多元，但是人们做选择却不是仅在意价值本身的内容，消极被动地受制于“不可共量”，而是有背景来由、有目的、有原因、有动机，更有当事人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自我认识为根据和脉络。这些，构成了特定的评价标准，其健全与合理，正好是当事人需要

展现辩解的。如果否定这些因素在评价中的角色，便根本没有理解什么叫做评价、何谓选择以及价值之间的比较如何进行。这情况下即无说理的可能，从而价值多元论才会沦为主观恣意的价值相对论，甚至于虚无主义。

可是显然，要让这样的价值选择及其理由有可能，便需要假定超乎一阶价值本身的理由是可能的。而这种能够针对不同一阶价值展开“共量”的理由，岂不正指向所谓的“普遍”吗？能让两个人讨论谁的价值选择更高明的“理由”，一定是超越了当事人这两项选择的理由；在这个基本的意义上，该理由已经具有最雏形的普遍性了。当事人也许不会很快在理由上取得一致，因此他们会继续争辩、寻找更普遍（意思是说更能迫使对方承认）的理由。这种理由会跨越文化、社会、时代等等，其普遍性也就更高。那么，有没有彻头彻尾普遍的理由？伯林认为有。他强烈地强调一种跨越文化、时代、族群等等的普遍人性：他说，有一些理由我们必须拒绝，因为在“人”的意义上它们是无法理解的。<sup>①</sup> 但即使在这个程度的普遍性之外（或者之下），价值多元论一旦设定“理由”的概念，便也设定了普遍主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乃是结合在一起的。

不错，届此只是问题的开始：我们应该对这种“理由”意义上的普遍主义再多做些说明，尤其应该将它与“实体”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也就是历史上乃至于今天以“普世价值”名义出现的各类普世理想——做适当的区分。很多普世价值，表面上看来以某种超越性的或者宗教、形而上的源头为根据，仿佛以实体的方式存在；其实，它们乃是理由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所承认的妥当理由，其普遍性足以作为最高层次的理由，支撑较低层级的价值选择。它们之所以具有这个地位，很可能如伯林所言，来自我们对于“人”的某种根本理解。但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在此存而不论。

## 终极价值与美好人生

一旦将多元论与普遍主义结合，并且面对多元情境下的说理必要，要求我们的价值选择满足理由意义的普遍主义之要求，便会产生一个问题：在任

---

<sup>①</sup> 伯林曾数度表达这个论点，可是发展确实不够，引起的注意也不如他的不可兼容—不可比较论。可参见“Does Political Theory still Exist?,” § 7 & 8,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任何一个时刻，我们所认定的终极价值，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诘疑与理由。易言之，个人的价值认定即使在主观上具有绝对的力道，客观上却仍然属于临时性的(makeshift)，并且当事人在“投入”之余，仍要承认这种临时性格。而既然终极价值不能免于这种临时性格，那么仰仗终极价值来提供意义与价值的个人生命，又如何可望确定地“美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注意到，“美好人生”这个概念有其内在的一种紧张性格：我在当下认定的美好人生，无论内容为何，在概念上便注定不会等同于真正的美好人生。为什么？因为必须承认并且实际容许，对于美好人生由什么构成，自己的想法也许有误，更可能改变想法。如果我只知道（或者只能）死心塌地地接受某种关于美好人生的理念，既无怀疑的动机，也没有改弦易辙的余地，我是不是变成了该一理念的容器或者承载者，岂还有评价、考虑、选择的可能？可是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被剥夺了选择与改变可能的生命、沦为某信念之承载者的生命，岂有可能还是美好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好人生”这个概念，原本就应该是临时性的；它的有待更正与发现，跟我们所认定的价值观之有待诘疑与提供理由，在含意上其实如出一辙，相互呼应。<sup>①</sup>

用这样最抽象的概念分析方式，指出美好人生的这种暂时性格，读者们当然不会满意。笔者自己也时常怀疑，人类面对一项生命的理想，终极而言究竟是“选择”抑或是“被选择”？一旦将自主性绝对化，“终极价值”岂不是也就是鱼与熊掌，即使鲜美至极，却并无终极性可言？<sup>②</sup> 这个问题太过棘手，在此只能躲开。不过上述的关于人生理想之临时性格的基本想法，对于我们的道德论述与政治论述，仍然有着可观的启发。德沃金用概念分析指出“当下所理解、信仰的美好人生，不会是真正的美好人生”；麦金太尔则用完全不同的分析指出，“人的美好人生，乃是用来追求人的美好人生的生命”<sup>③</sup>。这个想法，即终极价值与美好人生等概念，不可能是一种具体的状态，而是一个涉

---

① 这个重要的论点，参见 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 242—245 页；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第 214—215 页。

② 这种终极价值，泰勒称为“构成益品”或者“道德源头”。见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第 93—94 页。

③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第 219 页。